

文化星空的守望者

——读陆阳《钱穆与同时代学人》

□ 闫卫星

打开《钱穆与同时代学人》这本书的扉页，仿佛踏进了一座思想的回廊。陆阳以笔为灯，照亮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长廊，那里有思想的碰撞，有灵魂的交锋，更有文化命脉的绵延不绝。钱穆先生从江南水乡走来，带着泥土的质朴与坚韧。他不曾受过正统学院训练，却以一己之力撑起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。陆阳笔下的钱穆是一个在时代浪潮中坚守文化本真的读书人。他与胡适的论战，与傅斯年的分歧，与陈寅恪的相知，无一不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生动注脚。那些书信往来中的只言片语，那些学术争论中的思想火花，那些人生抉择时的犹豫与决断，共同勾勒出一个立体而真实的知识分子群像。

星光交错

陆阳以考古学家般的细致，勾勒出钱穆学术星空的经纬。二十四位学人如同二十四颗星辰，在思想的夜空中交相辉映。“打鬼”与“招魂”的隐喻，不仅是钱胡二人的学术分歧，更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的精神剖白。胡适要打破的旧枷锁，恰是钱穆想要守护的文化精髓。这种分歧不是简单的对立，而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张力。陆阳没有简单地评判是非对错，而是让读者看到，在那些激烈的争论背后，是对中国文化出路同样深切的关怀。

钱穆与傅斯年的论争尤为动人。当《国史大纲》的引论在学界激起千层浪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史料派与史意派的方法论之争，更是两种文化情怀的碰撞。傅斯年追求科学的精确，钱穆则探寻历史的温度。他说“历史正为一大事业，一大生命”，这话语间流淌的是对中国文明的整体关照。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钱穆在西南联大的简陋校舍里撰写《国史大纲》，不仅是在完成一部史学著作，更是在为这个苦难的民族寻找精神的依托。每一个字都浸透着文化的忧思，每一页都承载着民族的希望。

心灵对话

陆阳的笔触有着诗人般的敏感。他用“聚合离散惺惺相惜”八个字，写尽了钱穆与陈寅恪的精神知音。1949年的抉择时刻，陈寅恪在广州“守灯塔”，钱穆在香港“建灯塔”，同样的文化坚守，不同

的历史选择，却同样令人动容。这两位学术巨擘，虽然身处不同的地理空间，却在精神世界上保持着惊人的默契。他们都明白，文化的传承需要有人守护，也需要有人开拓。这种分工不是疏远，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契合。

最温情的篇章属于钱穆与他的弟子们。晚年素书楼里，双目失明的老人用清朗的嗓音授课，那声音仿佛穿透时光，将文化的火种传递给年轻的灵魂。余英时、严耕望等弟子们接过这份薪火，让钱穆的学问在更广阔的天地间生根发芽。这种师承关系不仅是知识的传递，更是一种文化使命的交接。钱穆对待弟子既严格又慈爱，他不仅传授学问，更注重培养人格。在他身上，我们看到中国传统师道的现代延续，那种“传道授业解惑”的师者情怀，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显得尤为珍贵。

文化坚守

在陆阳的叙述中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的学术轨迹，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抉择。从全盘西化到文化保守，从考据训诂到义理阐发，二十世纪中国学人的各种探索在这里交汇成思想的交响。钱穆的文化保守不是封闭的守旧，而是建立在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。他深知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，也明白现代社会的需求所在，他的努力是要在这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。

特别令人感动的是钱穆晚年的学术转向。目不能视，却心灯长明，通过口述完成《朱子新学案》等著作，实现从历史研究到哲学思考的飞跃。这不是简单的学术转型，而是一个文化守望者生命境界的升华。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，他反而看得更加透彻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这种“返本开新”的学术路径，为我们展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生机与活力。

文字韵味

陆阳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隐喻。对仗的章标题，“房谋杜断”的典故运用，“士不孤起”的传统智慧，都在形式上呼应着钱穆“以中国方式讲中国故事”的学术主张。这是文体上的自觉，更是文化上的自信。通过这种写作方式，陆阳不仅在叙述历史，更在实践一种文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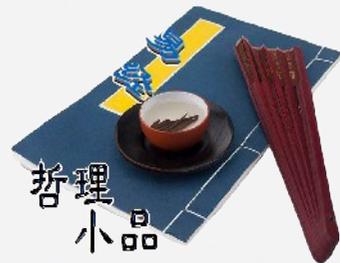
的传承与创新。

他的文字兼具汉学的严谨与宋学的灵动，考据时如乾嘉学者般缜密，阐释时又如宋明儒者般通透。这种文字风格与研究对象之间形成了一种美妙的共鸣。在处理学术分歧时，他表现出难得的“了解之同情”，能够超越门户之见，看到不同学术立场背后的合理性与价值。这种学术态度，正是钱穆所倡导的“历史温情”的最好体现。

书中对钱穆性格的刻画也极为传神。那“个性顽固”“不能适应新环境”却又“固执己见，不肯随和”的学者形象，通过他与熊十力的辩论、与梁漱溟的异同、与吴宓的交往等多个侧面，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陆阳没有刻意美化钱穆的性格缺陷，而是将这种“顽固”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理解，展现出传记写作难得的客观与深度。

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学术史的梳理，更在于精神的传承。它让我们看到，在时代变革的激流中，总是有一些人坚守文化的使命，守护精神的星空。这种坚守不是出于固执，而是出于对文化价值的深刻认同。读罢掩卷，我们不禁要思考：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我们该如何接过这份文化使命？该如何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贡献一份力量？这些问题，或许就是《钱穆与同时代学人》留给每个读者最珍贵的思考礼物。

陆阳用这本书为我们点亮了一盏灯，照亮了那条文化传承的道路。钱穆在素书楼里用声音传递的文化星火，依然在每一个中国读书人心中燃烧。这火光穿越时空，提醒着我们：文化的守望，既是个人的选择，更是时代的使命。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文化守望者，都需要有人去梳理传统、回应现实、开创未来。



遇恶扬善、顺天休命，这两个成语，出自《易经》第十四卦——大有卦。休，有善美之意。成语休戚相关，就是彼此的喜悦与忧愁共同承担，息息相关。

大有卦阐释的是成功之后的因应原则，蕴含遇恶扬善，顺天休命的智慧。

同人卦之后是大有卦，意思是和同即能大有，大有促进和同，交互为用。《序卦传》说：“与人同者，物必归焉，故受之以大有。”诚心与人和同，万民必然归顺，而后就大有收获。

有，古文下面是肉，不是月。肉，是狩猎所取得的收获，有，获也。《玉篇·有部》中讲道：“有，得也，取也”。引申为丰收、收获。《诗经》里说：“自今以始，岁其有。”岁其有，是指丰年的意思。“大有”是大的收获，大的所有，言其所有之大也，引申为伟大的事业。

这一卦，乾下离上，离卦的日，上升到乾卦的天上，犹如一轮红日当空，就像太阳普照万物；而且唯一的“六五”阴爻，在尊位得中，其他五个阳爻，都属于它，诸阳至大，都归它所有，即谓大有；又下卦乾，刚健；上卦离，光明，兼备刚健光明的德性，一个阴爻在尊位，与下卦乾的天相应，象征应天命，得人心，足以领导万民，完成伟大的事业。占卜到这一卦，“大有，元亨”。这里的“亨”不是一般的亨通，而是“元亨”，是至善至大的亨，是大善，无往不利。

为进一步描绘“大有”之象，象辞曰：“大有，柔得尊位，大中而上下应之，曰大有。其德刚健而文明，应乎天而时行，是以元亨。”这里指明“大有，元亨”的两个根本原因。

一是“上下应之”。六五阴柔的厚德，得居高尊的位置，博大而中正，上下五阳与它相应，天下归一，人心所向。

二是“应乎天而时行”。内卦刚健，外卦光明，刚健则运行不息，光明则普照无私，如此顺应天的法则，依循大自然的规律而动，所以“元亨”，大善而无往不利。这是“大有”成就伟大事业必备的两个基本条件。

所以，象辞告诉人们：“火在天上，大有。君子以遇恶扬善，顺天休命”。火光在天上，犹如丽日当空，普照万物。有作为人应当效法这一精神，遏止邪恶，显扬善行，使人们能盈满自持，不流于淫逸奢侈，如此顺应至善至美的天命，不断巩固所成就的伟业。

总之，大有卦阐释的是成功后的因应原则。当天下和谐共处之后（亦可理解为家庭和谐共处、一单位一地方和谐共处），就足以领导万民，完成伟大事业。这一卦虽然卦名是大有收获，但卦辞却以满而不可以溢的道理谆谆告诫。当拥有权势地位，抑或拥有巨资大业，或者功成名就时，切不可骄傲自满，得意忘形。应当满而不溢，盛而不矜，知艰识难，任重而不畏，道远而不辍；应刚健而不失中正，光明磊落，礼贤下士，以诚信沟通上下，以威信维护纲纪，顺应自然，善意和同，以巩固发展基业，继续前进，再创辉煌。

遇恶扬善 顺天休命

□ 梁镇川



把读书当成一种习惯

□ 郭旭辉

记得一位诗人说过：“每个人都有一个永远不变心的朋友，一笔永不消逝的财富，一眼永不枯竭的清泉，一支永不磨灭的火炬——那，就是书。”读书能使我们增长见识、陶冶性情、愉悦身心、增强学习能力。

“读书之乐乐何如？绿满窗前草不除。”这是古人留下的读书的雅致和诗意。闲暇时，捧一本书，斟一杯清茶，在文字的世界里遨游，真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。

古人云：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。读书知古今，读书增阅历，读书是一个人成长、觉悟、修为的过程。汪曾祺先生的《人间草木》、周国平先生的《各自的朝圣路》，那些看似平淡的文字，娓娓道来的

却是深刻的人生感悟。读懂了它们，也就读懂了作家内心深处的声音，就可以与作者一同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，一同感受生命的意义。

人生有涯，读书无界。好书是益友，也是诤友，一字一言，语重心长，谆谆教诲。读到好书时，顿有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惊喜。阅读使我们的知识丰盈，也使我们的精神得到陶冶

和感化。读书是慢慢滋润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人会一点一点修正自我、完善自我、丰富自我。在我看来，优美的文字不仅能洗涤人的心灵，更能照亮一个人的成长之路。在生命里，总要有个位置为书而留。

雨果说：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。把时间交给书本，在阅读的世界里，或喜悦，或惆怅，或感慨，都是身心得到极大满足的体现。

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走进书的怀抱，与文字共舞，与墨香为伴。远离物质的诱惑，避开无聊的应酬，挤出时间静静阅读，把读书当成一种习惯。

